揚言出於善雖遠亦感況其邇如父子者乎父子之情言其至也應之至眞者也相和以樂眞之謂乎而反乎此亦可知矣故又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不善虛浮不切摯而於理无當者也違見其非而與心相違情不成應也言之如此行亦可知是故擬之而又爲之兼言行以議之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迅速千里如乘風而去也行發乎邇見乎遠亦不遺千里如因響而捷也其勢甚便而關乎榮辱者甚多蓋應之

而奉爲君子之道則物從而化其榮爲多違之而不奉爲君子之道則物從而忤其辱爲多矣旋而榮亦可以旋而辱榮則爲君子辱則不爲君子言行其猶君子之樞機乎物化而榮天地且應之物忤而辱天地且違之言行乃所以動天地乎故又爲之詳言以明之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而重爲之戒之曰可不愼乎榮辱主之天地動之言行之所關如此而可不愼乎愼以持之而擬議不爽於